

焦

氏

類

林

焦氏類林卷之四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幹局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呂氏春秋

楚人伏兵車堯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
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
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
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少府主簿持璧卽給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孫策夢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爲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日矯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

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珽爲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
一遺失

孔覲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
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
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
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
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

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校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
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
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
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宴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
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
握旬檢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
輕出一言宴始爲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
乃千餘萬緡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竅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南唐書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

王清臣塵史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需也廸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卽上馬去

宋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潞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

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管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伎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折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亾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

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益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漫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棟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答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歿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歿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
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
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
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
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
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
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敕冷當至心獨疑之亟走

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初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隱忍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僭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子無筭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縉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歲爭取金

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

日月

道書洞天集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

田巴竒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文士傳

伏湛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

有此人

論衡○陽城子長作與經陽子雲作太玄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前聖之才者也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

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

曰素車白馬繆文雅

皇甫謐達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

張璠漢記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爲彬有過人者四風

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
辭隆從宓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

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

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玉琨磨
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
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

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雖所歎江
傳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緇行
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
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幹著中論二十篇辭義
典雅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
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
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張勃吳錄

趙戢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爲賓客爾
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戢歎

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
弓。典略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
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
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聘騏驎於千里何所
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目王仲宣爲泥下潜
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
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盼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爲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

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
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
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
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
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
比張安世

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

周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媒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

晉書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

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中興書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梅子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

可貴

顧榮書

賀循論楊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竒分若出其曾臆乃是一

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各聲藉甚

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陵後至一坐無
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警效如洪鍾響
曾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爲高
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

龍目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
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
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

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厖懦弱
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胷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
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文每問羣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龐晃等前後短高頰帝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叡女自謂何如王澄杜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

懼鳳峙鷓臬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作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

第一之說

揆曾爲人蕃會盟使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乎致仕居東都杜同

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邠鄆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

子貴虛料子貴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
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
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楊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
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
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

上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鵲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爲後蕃答
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俗所謂
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立傑
出故當爲先

曹操曰袁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
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
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
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逸卓犖

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
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
褕則有餘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
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
穢此三反也

魏志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
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
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主問群臣曰溫當今與誰爲比

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孫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語林

吳宣太子鈔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

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
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南陽羊道私駁綜曰元遜才而
疎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
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
以道爲知言

吳志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
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
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
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
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顧榮上琅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
王之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
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
偉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
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
逸光

晉蔡洪與周浚書曰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
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

直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
王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
已歿裴爲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
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
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
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
厭輕挑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齊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
顏樂謝合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
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
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
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
霑四海自與義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
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

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
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愠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
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
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
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
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
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
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煬帝爲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鬪將非鎮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爲誰弼曰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

鷹王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

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晁氏客語

風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
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每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
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
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隋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
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
援以惹故與詢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十二在坐烏告客曰此吾
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麟曰甘羅十二
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云邈矣
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
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文士傳

濟北汜昭戴祈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
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爲五龍

濟北英賢傳

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
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亨問荀住處

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爲任城南此有四夷館意
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
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
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
無卿予無以對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
如錘信非虛也

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
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匱在焉獨居廬不動親
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

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取大鏡着其前，雖見形而舞不止。

異其死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
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

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唐丁用晦序云學憲
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楊
烏之儔也

陸雲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
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
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車頻素
書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
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
慙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
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
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
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
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母不宜受伯軌財軌

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塋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
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呼爲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
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

或攜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遙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謝真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竒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彞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之愔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

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兄星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戲充

曰袁郎子締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締惟綌服之無數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旣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注云邠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
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淵堂寧傳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
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
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
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
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
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爲詩賞風景詠古
賢勿自揚之爲妙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悟呼爲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目爲竒童

警悟

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惑子旣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間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頃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

至暮劍王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

先賢行狀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

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
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
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
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
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
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
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
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

飛燕外傳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
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愧

會稽典錄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蘧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慶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
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
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
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